

世界文学名著宝库

德伯家的苔丝

Thomas Hardy

青少版



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

• 世界文学名著宝库 •

德伯家的苔丝

原著：[英] 哈代

改写：言为心

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德伯家的苔丝 / (英) 哈代 (Hardy, T.) 著; 言为心改写. - 上海: 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 2002. 6

(世界文学名著宝库)

ISBN 7-5322-3259-X

I. 德... II. ①哈... ②言... III. 长篇小说-英国-近代-缩写本
IV. I561.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043113 号

德伯家的苔丝——世界文学名著宝库丛书

绘 画: 方 卉 封面效果制作: 熊铁揆 插画上色: 钮 灵

改 写: 言为心 责任编辑: 赵琼艳

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发行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广东邮电南方彩色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80×1230 1/32 黑白印张: 8.5 彩插: 16

2002 年 6 月第一版 2002 年 7 月第一次印刷

印 数: 00001-20000 册

ISBN 7-5322-3259-X /I·41

定价: 14.00 元

前 言

1840年，托马斯·哈代出生于英国西南部多塞特郡的一个小村庄。19世纪60年代，哈代以写诗开始了他的写作生涯。1874年，他出版了第一部小说《远离尘嚣》，并获得了肯定。此后经历了二十多年的小说创作阶段后，哈代又回到了诗歌创作中。他的抒情诗中不乏情节生动、语句隽永的作品，有人还认为，哈代在精神上始终是一位诗人。

《德伯家的苔丝》是哈代最著名的长篇小说。女主人公苔丝出生在一个贫苦的家庭中，家里靠一些小生意糊口。有一天，苔丝的父亲听说自己是古代贵族德伯的后裔，便要求女儿去一个自称也是德伯后裔的富老太婆家攀亲，希望能得到经济上的支援。但苔丝却在那里被老太婆的儿子亚历克诱奸。

几年后，苔丝在她做工的奶牛场与牧师的儿子安奇尔·克莱尔相爱。新婚之夜，她把自己昔日的不幸向丈夫坦白。但是丈夫非但没有原谅她，还抛下她只身前往巴西发展事业。苔丝断了生计，加上父亲病故，她觉得自己有责任照顾家人的生活，而这时亚历克又对她百般纠缠，绝望中的苔丝只能被迫与道貌岸然的亚历克·德伯同居。

● 德伯家的苔丝 ●

不久，安奇尔·克莱尔回国来找妻子，希望她原谅自己以前对她的伤害。但这时善良的苔丝更觉得没有脸面重回克莱尔的怀抱，她懊恼、愤怒到了极点，杀死了毁掉她一生幸福的亚历克。在与克莱尔一起度过了幸福的五天后，苔丝被捕并被判处绞刑。

《德伯家的苔丝》是哈代悲观宿命论的典型代表，他的作品大多描写爱情和婚姻中的人们，在对幸福生活的追求落空后，落入悲惨境地又不忘奋力挣扎，但最后都无济于事，甚至走上绝路。哈代熟读古希腊悲剧，但相比之下，他的人物性格更加丰满生动，故事情节更合理，并且有条不紊地发展，因此，哈代小说中的内容更具有说服力和感染力。

编者

2001年10月

目 录

—————

第一章 处女	1
第二章 不再是处女	56
第三章 新的开始	75
第四章 结婚	108
第五章 沉重的代价	158
第六章 在劫难逃	201
第七章 黑旗	241



第一章 处 女

1

英格兰南部的德瑟特，群山连绵，风景如画。在一个春末的傍晚，有一个中年男子在布莱谷的小道上摇摇晃晃地走着，他叫约翰·德比，是摩勒村一个贫苦的小贩。只见他胳膊上挎着一只空蛋篮，头上戴着一顶旧帽子，帽子上的绒毛乱糟糟的，帽檐上的绒毛也已经被手指磨光了。正走着，迎面遇见一位上了年纪的牧师，牧师骑一匹灰马，一边赶路一边哼着小调。

“晚上好，先生。”德比招呼道。

“晚上好，约翰爵士。”牧师回答道。

德比向前走了两步，突然停住脚，转过身来十分惊奇地问道：

“哎，先生，这是怎么回事？上次赶集时遇到你，你好像也是这么称呼我的，是吧？”

“是的，约翰爵士。”



“可我分明是个四处叫卖的小贩呀，你为什么称呼我爵士呢？”

牧师拍马凑近德比说：

“那是我一时高兴，近来我正在着手编写本那地方志，在搜集各家的家谱时，我发现你是那个古老的武士世家德伯氏的后代。德比，你难道一点都不知道吗？”

“我从来没有听说过，先生！”

“真的，德比，你把脸抬起来让我看看。”

德比抬起那张饱经沧桑的脸。

“不错，从侧面看，正是德伯家的鼻子和下巴，只是少了点威武。”

“你的祖先是跟随远征者威廉从法国诺曼底来到英国的。在约翰王的时代，你的一位祖先十分富有，而在查理二世统治时期，你们家族因为对君王忠诚而被封为爵士。你的祖先中曾有好几代人取名约翰，被人们称为约翰爵士。”

约翰万万没想到，自己竟会和高贵的德伯家有亲缘关系，便问：

“先生，那么在英国还能找到德伯家族吗？庄园还在吗？”

“不，富有的德伯世家已经消亡，你的祖先埋在格林山下的金斯贝，那里有你们祖先的坟墓，墓碑上刻有肖像，可庄园早没有了。”

“难道地也没有了吗？”

“没有了。”

“那么我们这个家族会不会再度兴旺？”

“呃——这个我可没法说。”

“那我还能不能再过上好日子呢？”

牧师摇摇头，说：“哦，如今毫无办法，这些事只是对编写

※



地方史和家史研究有点用，除此没有别的用处。这个郡还有几家跟你情况差不多，以前也是很显赫的。再见了，约翰。”

“先生，既然我们这样有缘，就跟我回去喝杯啤酒吧。”

“不了，谢谢你，约翰。你也不要再喝了，看你已经喝得够多的了。”说完牧师便拍马离去，他心里担忧，把这些事告诉约翰是不是有些不够谨慎。

牧师走后，德比沉思起来：“我是约翰爵士的后代？我真是约翰爵士？”

德比走了几步，便在路边长满草的斜坡上坐了下来。过了一会，来了一个少年，叫弗雷德，德比见了马上叫住了他。

“小家伙，把这篮子拿着，给我做一件事。”

“你是谁呀！你是约翰·德比，居然差使起我来，还叫我‘小家伙’！你难道不认识我？”

“认识，认识，弗雷德，实话告诉你吧：我是贵族的后代。我也是刚知道。”说完德比便伸开手脚躺在了斜坡上。

“弗雷德，你拿着篮子回村去，到酒店给我买一小瓶勃姆酒，记在我账上，再给我叫辆马车，把酒交给车夫给我带来，完了你把篮子送到我家，叫我老婆衣服别洗了，在家里等我，我有好消息告诉她。”

少年有些将信将疑地看着他。见少年站着不动，德比只好咬咬牙拿出一个先令。

“这是给你的报酬，孩子。”

“谢谢，约翰爵士。还有什么吩咐吗？”

“告诉我家里人，给我准备点好吃的。”

“是，约翰爵士。”

少年拿起篮子刚要动身，忽然从村子那边传来阵阵铜管乐



声，“不是来接我的吧？”“这是我们村的妇女们在联欢游行，说不定你的女儿也在里面呢。”

说完弗雷德走了，德比在夕阳中舒服地躺在草地上，等待马车到来。

2

摩勒村位于风景秀丽的布莱谷的东北部，布莱谷群山环抱、一片翠绿。这里虽然离伦敦不远，只有四小时的路程，却很少有人来旅游。

在这片美丽富饶的土地上，四季常绿，泉水不断；它静静地躺在群山峻岭之中，每当耀眼的阳光照射下来，这片土地就更显得绚丽无比。

摩勒村就镶嵌在这美丽的布莱谷中。至今村里还保留了每年一度的列队游行及跳舞的习俗，而且参与者一律是女性，这一活动已流传几百年了。

按照习俗，参加列队游行的人全都穿着白色的连衣裙。队列中有年轻的姑娘，也有年长的妇女，她们右手拿一根剥了皮的柳条，左手拿一束白花。在夕阳下随风飘起的秀发，有金色的、黑色的和棕色的，且深浅不一，她们好像都沉浸在美丽的梦中，个个都很快乐，不少人更是兴高采烈。

她们刚走过滴滴纯酒店，身后就传来马车声，一个姑娘突然叫道：

“哟，我的天哪！快看呀，苔丝·德比，马车上坐着的不就是你爸爸吗？”



听到叫声，一位姑娘回过头去。姑娘长得秀丽端庄，富有表情的嘴唇和天真的大眼睛使她充满了魅力。她的头发用红绸带扎着，在一片白色的映衬下，更显得引人注目。此刻美丽的姑娘正回头张望，她看到她的父亲正坐在一辆轻便马车里，顺着大路过来。赶车的是酒店的一个伙计。德比坐在车上，身子往后靠着，悠然自得地闭着双眼。正哼着小调：

“我们家——在金斯贝——有一座大坟地；我的祖先——是武士——葬在那儿——铅棺材里！”

所有的人听了都哧哧地笑了。苔丝自尊心很强，她觉得在大伙面前丢了面子。她先是两颊泛起了红晕，后来整个脸和脖子都红了。她低着头只顾走路，不再吱声，随着大伙儿往待会儿要开舞会的草地走去。

约翰·德比乘坐的马车，这时已经不见踪影，他的声音也听不见了。联欢游行的人们进入了规定的地点，开始跳起舞来。等到收工的时候，村里的男子都聚集在场子周围，看着姑娘们彼此对跳。

这时来了三位年轻男子，他们肩上背着小背包，手里拿着手杖。他们模样相像，一看就知道是三兄弟。老大穿戴着副牧师的白领带、圆领背心和薄边帽子；老二是个大学生；老三略小几岁，处处透出一种无拘无束的神气。他们是利用圣灵降临节的假期出来游览的。

他们停下来，询问这些穿着白色衣服的妇女在草地上跳舞是什么意思。两个哥哥显然不想久留，可是老三似乎对跳舞产生了兴趣。他卸下背包，和手杖一起放在地上。

“你要干什么，安奇尔？”大哥问道。

“我想去跟她们跳一会儿，一起去好吗？不会耽搁太久的。”



“不行，不行。你胡说什么！”大哥说，“在公共场合跟一群粗野的乡下姑娘跳舞，被人看见了怎么办？快走吧，否则没赶到斯托卡斯尔就要天黑了。没地方投宿怎么办？”

“那好吧，五分钟后我赶上你们。你们先走，我保证一定赶上你们。”

两个哥哥很不情愿地走了，还带上了弟弟的背包，安奇尔则进入了跳舞场地。

“啊呀！真是太可惜了，”安奇尔向离他最近的两个姑娘殷勤地说，“怎么没有男舞伴呢？”

“你来当我们的舞伴好不好，先生？”其中一个直率的姑娘回答道。

“当然好啦！”小伙子受到邀请，非常高兴，便随手拉了一位跟前的姑娘跳了起来。姑娘非常高兴，人们都用羡慕的眼光看着她。

先前在没有外人闯入的情况下，那些聚集在周围观看的村里的年轻小伙子，倒也并不急于进入场内，这时候却一拥而上，场子里迅速出现了许多一对对男女舞伴。

教堂的钟敲响时，那年轻学生突然说他该走了，在离开场子的时候他的目光落在了苔丝·德比身上。说实在的，苔丝那双大眼睛正流露出一丝怨意，似乎在责怪对方为什么不选她作舞伴。安奇尔此刻心里也觉得遗憾，怎么刚才没注意到她，带着这样的心情他离开了场子。

由于耽搁久了，尽管他一路飞跑，越过山谷又跑上山坡，可仍然没赶上两个哥哥。他喘着气稍作休息，回头望去，仍能看到绿草地上姑娘们白色的身影在旋转。

她们都忘记了他，也许只有一位是例外。只见一个白色身影



离开人群独自站在树篱旁，从她的位置安奇尔知道那就是他未能和她跳舞的那位美丽姑娘。他本能地感到，姑娘是因为被忽视而心里难受。他想，刚才要是邀请了她作舞伴该有多好！他还后悔没有问她的姓名。那姑娘这样文静，神情端庄，她穿着薄薄的白色连衣裙显得那么温柔，安奇尔觉得自己刚才太愚蠢了。

可是现在后悔已经来不及了。于是他转过身继续赶路，不再去多想这件事情。

3

苔丝·德比却没法那么容易把这件事抛在脑后。她无法打起精神来再去跳舞，尽管她要是去的话会有许多舞伴。在她的耳旁老是响着那位陌生年轻小伙子动听的嗓音。直到那年轻人在山上渐渐远去的身影溶化在夕阳的余晖中，她这才抛开一时的哀愁，接受了别人请她跳舞的邀请。

她和伙伴们待在一起直到暮色降临，对于跳舞她倾注了相当高的热情。当小伙子们争着要和她跳舞时，她只觉得好玩，除此没有任何想法。在他们争吵得太激烈时，她还会呵斥他们。

她本来会再多玩一会儿，可是想到父亲刚才那种古怪的模样和举动，她心里很着急，很想知道此时父亲的情况。于是她离开伙伴们，往家里走去。

到了离家不远的地方，她听到了一种非常熟悉的声音，这是屋里一只摇篮摇动时在地上发出的声音。和着摇篮的摆动，是母亲的歌声。

尽管有歌声，屋里的景象却使苔丝感到一种说不出的悲凉。



和刚才跳舞的情景，以及内心深处对那位陌生小伙子产生的柔情相比，真是天壤之别啊！这种强烈的对比除了给她心理上的刺激，还使她感到深深的自责，后悔自己太贪玩了，没有早一点回家来帮助母亲做家务。

妈妈正在洗衣服。

“我来帮你洗吧，妈，”苔丝很体贴母亲，说道，“要不，我帮你拧衣服。我还以为你早就洗完了呢。”

母亲并没有责怪苔丝，说实在的，她很少因为做家务而责备孩子。

“你回来得正好，”母亲说，“我正要去把你爸爸找回来。有件事我要告诉你，你听了一定会得意的，我的宝贝！”

“是我不在家的时候发生的吗？”苔丝问。

“是的！”

“今天下午我看到爸爸坐在马车上那得意样，是不是跟这件事有关？当时我真是羞死了，恨不得地上有个洞可以钻进去就好了。”

“就是因为这件事你爸爸才高兴得像疯了似的，想不到我们家以前在郡里也是有地位有声望的。在英王查理二世掌权的时候，我们的祖宗被封为‘保王标枝爵士’；我们家原来姓‘德伯’！听了这消息你难道不高兴吗？就是因为这件事你爸爸才坐马车回来，并不是像人家说的那样，喝醉了酒。”

“那么这和我们有什么关系呢？”

“当然有关系啊！这消息传出去以后，肯定会有许多身份高贵的人坐着马车来拜访我们。你爸爸听到这个消息，回家后就一五一十地统统告诉了我。”

“爸爸现在到哪里去了？”苔丝忽然问。



德比太太没有回答她的话，却告诉她：“你爸爸今天去看了医生。医生说 he 得的不是肺病，而是心脏外面长了脂肪，就像是这样。”

琼·德比一边说一边用她在肥皂水里泡得皮肤都已起皱的拇指和食指比划出一个有缺口的圆圈，用另一只手指点着。

“医生说眼下你爸爸的.心脏被脂肪包着，只剩下这一点儿还没有被包住，如果连这一点儿也被脂肪包住，就像这样，”说着德比太太把拇指尖和食指尖碰到一起，形成一个完整的圆圈，“那么你爸爸就活不了多久了，也许十年，也许十个月过后就完蛋了，也许十天。”

苔丝一脸惊讶。尽管突然变成了一个了不起的人物，她的父亲也可能一下子就寿终正寝！

“那么爸爸现在究竟在哪里呢？”她又一次问道。

母亲显然不赞成女儿这种态度。“哎，你不要发火！你那可怜的父亲，听了牧师告诉他的消息兴奋得不得了，半小时前去了露丽芬酒店。他想恢复体力，明天好带着蜂箱赶路；那些东西是非送去不可的，不管我们的祖上是不是高门大姓。路很远，半夜十二点多他就要上路了。”

“恢复体力！”苔丝焦躁地说，眼里噙着泪水，“哦，我的天哪！到酒店里去恢复他的体力！你怎么会同意他去的呢，妈！”

苔丝责备的语气和她焦急的神态，使一旁玩耍的弟妹和母亲的脸上都现出了害怕的神色。

“不，”她母亲赶紧申辩，“我没有同意他去。我一直在等你回来看家，我好去找他。”

“让我去吧。”

“哦，不行，苔丝。你知道，你去是没有用的。”



苔丝并不坚持自己的意见，她知道母亲为什么反对自己去。德比太太的外衣和帽子早已挂在她身旁的椅子上了，为这一趟短时间的逛荡她早就盘算好，并作好了准备；德比太太反对女儿去找父亲就是为了这个缘故，而并不是因为这件事情非她自己去做不可。

德比太太扶养着这一大群孩子，生活繁杂劳累，如果说她还有什么乐趣的话，那么，像现在这样到酒店去找她那个得过且过的丈夫便是其中之一。在露丽芬酒店里找到他，在他身边坐上一两个小时，这时候德比太太毫无心事，觉得很放松很快活。

苔丝送母亲出了门，就开始忙着往干衣服上喷水，准备熨烫。这时候和她做伴的是九岁的弟弟雅伯拉罕和十二岁半的妹妹依丽莎·露伊莎——大家都叫她“丽莎·露”，再小一点的几个弟弟妹妹都已经睡了。苔丝比最大的妹妹大四岁。

已经很晚了，父亲和母亲还没有回来。苔丝站在门口张望着，村里许多人家已经熄灯了。苔丝心里焦虑万分。

母亲去酒店找父亲，实际上是增加了一个需要找回家的人。苔丝开始觉得，父亲的身体这样不好，半夜还要去送蜂箱，实在不应该这么晚还待在酒店里炫耀祖先的光荣业绩。

“雅伯拉罕，”她对弟弟说，“戴上你的帽子到露丽芬去，看看爸爸和妈妈在干什么。你不会害怕的，对吧？”

雅伯拉罕听到姐姐的吩咐，立刻从凳子上跳下来，打开房门，随即消失在夜色之中。又半个钟点过去了，谁也没有回来。雅伯拉罕和他爸爸妈妈一样，看来也被那诱惑人的酒店吸引住了。

“我得自己去一趟。”苔丝说。

苔丝让丽莎·露先去睡觉。又把弟弟妹妹们锁在屋里，转身便踏上那条黑黝黝、弯弯曲曲的小路。



这天晚上，有十一二个人聚集在楼上一间不小的卧室里，卧室的窗户被老板娘露丽芬用一块大羊毛披巾遮得严严实实。这些人都是摩勒村这一头的老住户，也是酒店的常客。

屋里放着一张有四根细长帷柱的床，床的三面坐着几个人；另有两个人高高地坐在五斗柜上；一只小柜上坐着一个人；脸盆架上坐着两个；还有一个人坐在小板凳上，每个人都有个舒服的座位。

此刻他们正兴高采烈地神侃着，快活异常，仿佛整个屋子都跟着他们一块儿喜气洋洋。屋里的家具也似乎变得富丽堂皇起来，遮窗户的那条披巾显得如织锦挂毯那样华贵，衣柜上的黄铜拉手就好像黄金门环一样，而床上那四根雕花帷柱则变得跟所罗门庙宇里的华丽柱子差不多了。

德比太太离开苔丝后匆匆来到这里，打开前门，穿过楼下那间漆黑的房间，又熟门熟路地推开楼梯门，然后慢慢地顺着弯弯曲曲的楼梯拾级而上。她的脸刚刚显露在楼梯口的灯光下，聚在楼上卧室里的人就一齐把目光向她投来。

“——这几个是我的好朋友，这回我请客，请他们一起来参加联欢游行。”老板娘听见脚步声，一边注视着楼梯口一边大声说道，简直像小孩背诵教义问答那样流利：“哟，是你呀，德比太太。我的天哪！你真吓了我一跳！我还以为是政府派来的哪个当官的呢。”

屋里的人看到德比太太都点头对她表示欢迎，德比太太转身走到丈夫身旁。约翰·德比此时正坐在那儿心不在焉地轻轻哼着：

